

2002

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

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TAIWAN XIAOSHUO

年选
大系

(台湾) 李昂 主编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2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 / 李昂主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3.4
(年选大系)

ISBN 7-5407-2967-8

. 2... . 李... 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21497号

桂图登字: 20—2003—044

本书由九歌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树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。

2002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

主编 (台湾) 李 昂

责任编辑 金龙格

封面设计 罗 赟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址 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 邮编 541002

电话 (0773) 2821573 2863956 (营销部) 2865335 (邮购)

传真 (0773) 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bc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 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

字数 134千字

印张 7

版次 2003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册

书号 ISBN 7-5407-2967-8/I · 1794

定价 12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想象台湾（序）

李 昂

我与年度小说选，有一段渊源。

台湾的作家，不少如此吧！

1968年，我在《中国时报》的前身《征信新闻报》上，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花季》，那年，我才十六岁，就读彰化女中高一。

这是首届，开始编选年度小说，我是最年轻的作者。

之后，要再十年，也就是1978年，我编选了《1978年短篇小说选》。

当时认为，编选年度小说选，除了发现好作品外，便是发掘当年有潜力的作家、作品。1978年，我选了当时可说没什么人知道的舞鹤，作品是他早年的好小说《微细的一线香》。

二十几年后，舞鹤成为台湾当红、重要的作家。

再次与年度小说相关，要等到1996年，也就是十八

年后，我写的《戴贞操带的魔鬼》（《北港香炉人人插》第一篇），入选1996年年度小说。

而今，五年后，我再度编选年度小说。

既是年度小说选的作家，又是编选者，我明显感觉到始自1968年，长达三十多年间，台湾的深切变化。

作为创作者，我一向被视为“具争议性”，一些“强烈”的作品当然不可能进入年度小说选。但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，具悲情与批判的政治小说，也被选入年度小说。果真，台湾作家创作的自由度有一定提高。

作为一个年度小说的评选者，我同样要说：这三十多年来，变化何其大。

当我编选《1978年短篇小说选》时，封闭的台湾社会，纯文学成为我当时编选的主旨：一定得是富原创性、优质的好小说。

而那个阶段，1978年，台湾走过乡土文学论争，本土化萌芽，优质的小说创作，丰厚地铺满台湾文坛，尤其宋泽莱的小说，令人赞叹，是入选的好作品的保障。

1

然后，来到了今年。

今年方开始，1月9日揭晓的文学奖里，第一名得奖作品《蓝色的马》，便等于宣告了这整年的荒诞、焦虑与不安。

整年间，“旅行文学”仍散见，新兴的该是“饮食文学”，有愈来愈多的作家投入其中，我自己也试试游戏之作，为将来要写的小说找素材。看来，这类文章，方兴未艾。

女性的议题也仍在，少了早些年激越的抗争，各式理论横流，回归到内省，心魔群舞。

乡土素材又得到文学奖，《联合报》文学奖的首奖小说《虎爷》，以类人类学手法看“迷信”，保留了乡土在文坛的一线生机。

新生代的作家继续创作，也有佳作，反倒是中生代（算是我这一代），少人有作品。

台湾文坛本年度，最特出的现象，该是在台湾出生、成长的作家，开始放眼中国，以中国为题材，从事小说创作。

资深的陈映真，一向立场明确，以中国为题材，并不意外。资料扎实的《忠孝公园》，写日本统治下的汉奸的背叛，意图宏伟。

由于是中篇，陈映真不愿节录部分，不能收入此年度小说选，十分遗憾。

触及中国，特别是上海的，还有年轻一代作家张惠菁。《和平饭店》里，在上海活动的仍是台湾人的辛酸，上海本地除了作景物背景外，书中两名女子，也只能算是配角。

《和平饭店》写台湾人在上海，审视的角度，是否仍

是台湾作家的主观观点？

这使我记起刚放开能到祖国大陆后，有一个文化圈友人，同我说他很想以“文革”为题写作。我不免错愕。其时我在海外认识的一些“文革”的“老三届”中国作家，亲身经历“文革”，都还难有佳作。一个从小生长在台湾的作者，只因为被“文革”触动，即想以此写小说，真正是“人生地不熟”，不知如何“创作”。

十来年过去，直到读张惠菁的《和平饭店》，我方拍腿一叹：

看来台湾作家找到切入角度了。

如果连陈映真写《忠孝公园》，都还要以日据下的台湾人作为另一支线。像小说创作这种与人文土地、生活经验习习相关的活动，作家与成长的土地，恐怕还是密不可分吧！

如今，光上海一地据说有三十万台商。累积的台湾人在上海的时间与人数，才终成张惠菁笔下创作上海的来源。

从我的文化圈友人初到祖国大陆，即跳空想写“文革”，到张惠菁写在上海的台湾人，在台湾的作家要以祖国为题材，会以怎样的形式、如何发展，都令人拭目以待。

张惠菁的《和平饭店》，随着在台湾出现的“上海热”，相互之间，又有怎样的互动呢？

现今的台湾，经济负增长，失业率高升，媒体适时地

带领起一股“上海热”，上海的快速发展，成为淘金梦的新乐园。

尽管张惠菁的《和平饭店》，台湾来此发展的主人翁，徘徊在失意与认同危机中，然小说里“在上海失意的台湾人”，对现实生活中媒体推波助澜的“上海热”，似乎产生不了作用。

陈映真书写的《忠孝公园》，算是历史旧账，也不见有人因此汗颜、反省。

看来，台湾文坛之于社会，之于创作者，难见影响力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
对其他地区的华文作家，台湾，又是怎样的一块园地呢？

二十几年前，香港女作家西西，以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》，在台湾成名。西西在台湾受到的推崇与瞩目，远胜过香港。多年后，终于再有黄碧云，以香港女作家之姿，在台湾发表作品并获好评。

星马地区，则有留在台湾工作的李永平、张贵兴、黄锦树等等，屡有新作并在文学奖上有所斩获。李永平多年后重以大马为创作题材的《翠堤小妹子》，书中主角，要直到来到远离故乡的台湾，方能回视过去，作出深藏心底的忏悔。

台湾文坛之于星马、香港，当然也包括欧美的华文作家，看来还是个重要的园地。

当然，祖国大陆的作家在这一年中也不曾缺席，散见

报纸副刊、杂志的有莫言、王安忆、张炜等等名家。莫言的《檀香刑》初于《联合报》副刊连载，即令我颇为震撼，并重拾早上起来抢报纸看连载的快乐与等待。

除了称得上主流的报章杂志刊载的小说，为了评选年度小说，我还特别答应到台湾“清华大学”作一次校园文学奖的评审。作品水准不差，尤其相对报纸副刊要求的短篇小说，校园该是出好小说的非主流园地吧！

综观本年度在台湾发表的小说，一定有人大叹小说的式微与影响力不再。我个人比较惋惜的是，在社会的新旧势力变迁如此巨大的此时，不具有引领风骚的亮眼作品，相当可惜。而另一方面，同以华文创作，在台发表的外地作家，作品都十分突出。

台湾作家应该加油了！

然今年可编选的年度小说，也印证了我一向的看法：台湾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写作园地，这里，容纳了来自星马、香港、祖国大陆等地以华文写作的作家的作品，不论意识形态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

如是，我从本年度在台湾发表的以华文写作的作品中，选出了是年的年度小说共9篇：

橡皮灵魂

运尸人

虎爷

蓝色的马

天花板的介入
蒙妮卡日记
和平饭店
翠堤小妹子
无爱纪

以在台湾发表的华文作品来圈选年度小说选，我当然可以被质疑“捞过界”、“捡到菜篮里的便是菜”，特别是选到外地作家的作品，一定有不同的意见。

我承认我也心向往之一个台湾作家的年度小说选，但，什么是“台湾作家”，都可以引起争论。黄碧云人在香港，当然不算“台湾作家”。

但陈映真应该算什么？还有在台湾工作、写作的李永平、张贵兴，还算“大马作家”吗？

既然要区分“台湾作家”如此困难，不如以本年度在台湾发表，以华文写作的作品，来编选年度小说。

将这些华文作品编选在一起，亦有较大企图，印象深刻的是2001年12月，到巴黎参加一个法国文化部主办的大型中国文学会议，受邀的基本上是祖国大陆作家。此外香港请也斯，台湾请我，白先勇则代表海外作家。

会议安排法国作家同台，于是，一路下来，我清楚可辨法国作家谈的皆是相当抽象的议题，如共同性、时间空间等等；香港来的也斯谈时差；台湾来的我谈台湾的现代性，提出社会问题；而祖国大陆来的作家，不少极关心

“商业化”，捍卫“严肃文学”。

两天会议开下来，我真正深刻地感觉到，由于文化的“先进”程度不同，上轨道的法国社会，大概难有强烈的现实问题，因而偏向抽象的精神层面。

以华文作家而言，香港作家谈时差，我则仍重社会议题，而祖国大陆作家如此担忧作品的商业化，使我想起台湾有一个学者的名言：

爱丽丝漫游的仙境，是今日的百货公司。

“商品”，以及其中可以有的恋物乐趣，台湾并不陌生。

我第一次感到台湾作家与祖国大陆作家彼此间的差异。

如此，在此年度小说选中，依我个人主观选择出来的“在台湾发表的华文作品”，彼此间是否也可见明显的差异呢？

2

先谈我关心的女作家吧！

读过印度女作家的《微物之神》，或者，牙买加女作家的《我的母亲的自传》，不能不感动于当中的幽微奥秘，真正是开了女性书写的一扇窗。

然综观华文文学里的女作家作品，却不得不承认，当中的佼佼者，仍是用理性、意识书写议题，而非用直觉、

微观来看待女性的自身。

是文化的不同？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，全然排除怪力乱神。即使是道家，也少用感觉，在佛家里，感官更是堕落的源起。

如此之于女性的，当然是割舍身体感官的无限贞节。女性，基本上到了现代，有了知识，但仍然缺乏感官。

平路的《蒙妮卡日记》，让人联想到希区柯克的《惊魂记》，一个身体里同时装着母亲与子女，一体两面。《蒙妮卡日记》里童年匮乏的女主人翁，与早年流产不存在的女儿，互助互补，共同追求完满。可惜的是，不见容于社会致成一桩虚拟的凶杀案。

而死去的与存活的，究竟是女性的哪一个自我呢？

《橡皮灵魂》同时触及到表里的两个女性层面。表面上是文静优秀的模范生、涉世未深的少女、被蹂躏的处女；相对地，都是处心积虑地安排好失去自己的童真，在要享有性经验的同时要让自己成为被强暴的受害者。

戳破少女表面的童稚与纯真，内里的邪恶与破坏，令人惊奇。《橡皮灵魂》可以说是在台湾这一波“女性书写”中较少见的题材，从根本颠覆女性的身体与性，耸人听闻。

西方有威廉·戈尔丁的《蝇王》，日本少女漫画中正邪少女合身，在台湾至今才看到陈瑶华的《橡皮灵魂》，是文化的不同？

相比较起来，张惠菁的《和平饭店》，题材不在女性，

而是到上海发展的两个台湾男子。生养成长于台湾，在上海的发展，或如那爬金茂大厦（上海最高楼）的安徽来的男子，被想象成为：

当蜘蛛人爬上比八十八层更上一层的楼顶时，他的眼前会亮开一片天空，虽然他的手臂布满淤青，放眼所见再没有人站在比他更高的地方。

他的心里也充满着蜘蛛人的虚荣。
然而媒体的报道都是这个蜘蛛人流泪忏悔。

上海之于这两个台湾男子，不管是将上海当“懒床”或爬金茂大厦，一片繁华的上海，等同的岂不也是对台湾灰色的记忆之失焦与认同危机，真是彷徨异乡人吧！

男作家来说，本年度最早发表的《蓝色的马》，蔡逸君已预言了一个荒谬、不安、焦虑的年度。男主角在每日例常的生活中，于通勤火车上居然看到一匹奔驰的蓝色的马。

迭出日常生活轨迹，在情爱上主人翁还要面临一位似曾相识的女子，一段不知自己究竟是谁的追寻，在上上下下的旅程中，最后，大概也只有死于火车轮下。

而司机陈述，他撞上的，是一匹蓝色的马。

这回，男主人翁的“一体两面”的另一面，超出了平路小说的母女合身，而异化成“异相”的马，还是一匹蓝

色的马。然而，这马却也有着浪漫、逃离的梦境之美。

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解脱。

《蓝色的马》带诗意的迷离，身份的错综复杂，虽点出荒谬、不安与焦虑，却不粗暴，也未曾彻底失望、救赎不再。

相比较起来骆以军的《运尸人》从标题开始，便是一个黑色的深渊。利用捷运（这样快速、干净、明亮的大众运输工具），运送自己刚死的母亲，诡异、错乱与黑暗，加速了死亡的崩解、意义的颠覆。

骆以军的小说或可称作一种怪异美学吧！当中还含着隐藏的暴力。《运尸人》中儿子对母亲的春梦，居然是他把整个拳头塞进母亲的阴阜里嬉玩，而母亲装睡，直到他的手深插在她的下体拔不出来。母亲只好不装睡，“光着身子摆着各种奇怪的姿势”，要让儿子将“错钩般的手拔出”。

再次的，这黑色的小说挑战了乱伦的禁忌与伦常，令人侧目。

怪诞的场景，黑色的孤寂，异样的春色，暗藏的暴力，骆以军加之于平常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张力，在错愕中我们猛一回首——

啊！这小说源自的，岂不也是怪诞荒乱的台湾社会。

暴乱残酷的台湾现状，转换成异色的运尸人，救赎虽在光亮的捷运里，仍不可得。骆以军得年度小说奖，见证的，不正是这荒诞、怪异的台湾整体氛围。

比较起骆以军的强烈姿态，年轻一代的作者黄国峻的《天花板的介入》，十足相反。

小说结构的方式让我想到维吉妮亚·伍尔芙的名著《海浪》。小说从陈主民小朋友跌倒在泥地上，展开一个接一个的人物出现，读到最后，作者还要告诉我们：

本篇故事是描述，一处由几家人一起办的森林学校中的几幕。

没错，“描述”，小说基本上没什么情节，没什么重大事件。我以为像《天花板的介入》这类小说，要描述的，是一种状况，一种情境，作者黄国峻也清楚，他说他想：

来表现人的一些神态。

在法国新锐年轻女作家玛丽的新作《晕海》中，我们会看到较黄国峻的小说更“只是状态的状态”。对这类抽象的小说，写事物、写状态、写情境，我通常建议：看懂多少算多少。而乐趣，在阅读过程中流过眼下的文字风景与风情，通常颇为诗意！

至于此篇小说的题旨，作者黄国峻还要告诉我们：

天花板的介入将人与他的纯真隔离，即使他一无所有，也不会感到损失了什么。

看来，以这类世界性的新手法写作，大概还令黄国峻有“害怕读者不懂”的顾虑。然《天花板的介入》无疑地在本年度小说中，展现了另外的风貌，值得注意与推崇。

前述小说里的纷乱、不安与失去纯真，到了以乡土为题的《虎爷》中，我们看到了纷乱后的统合。

冷静地要追究《虎爷》上身的附身，吴明益很有节制地不曾使这民俗宗教的仪式沦为怪力乱神。着笔于军中生活、人与人的关系，使得《虎爷》有更深更稳固的根基，虎爷附身有了更多心理的、人性的层面可供探讨。

乡土小说这几年在台湾发展上明显有相当瓶颈。转型的社会、电子媒体无孔不入的传播，真正是缩短了城乡的差距。农村、工农的议题，少了尖锐与对立，在默默中衰退，生命力不再，也难再创高峰。

写实主义土拙而朴实地书写乡土人文，基本上或已难找着力点。《虎爷》的得奖，确立了以现代主义结合心理探索的手法，去探触乡土背后的更深刻的层面与内里，该会是一种新的救赎吧！

上述台湾作家的作品，各有特色，涵盖的层面亦广。而接下来要谈的来自大马，长期在台工作、写作的李永平，我们更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地区的风土特色里的忏悔与悔罪。

在李永平小说中堪称“永恒的朱鹁”，这回出现在台北新店溪上的桥上，听遥远的来自大马的胡椒园、竹林里

与古晋城的肥皂工厂的故事。

翠堤小妹子是二哥“最亲、最要好”的小妹子。然这本该天真无邪的小妹，却是为了追求城市生活、以石头打死病重的小狗的“扔出第一颗石头”的人。

小说中有双重的悔罪，二哥的悔罪在台湾才倾泻而出，翠堤小妹子则是陷入心理异常的纠缠，而两人的悔罪都不曾得到心安，救赎并未到来。

远在婆罗洲沙劳越古晋城的翠堤小妹子，唱的是华文的童歌“妹妹背着洋娃娃”；在台北新店溪桥上的二哥，追悔的却是自童年来的一段诅咒，婆罗洲与新店溪桥上，何者才是安宁的停驻站？

写台湾以外的故事，本文如同张惠菁的《和平饭店》，仍一只脚卡在台湾人、台湾土地上。

这，是不是这类跨越地域书写的宿命？

同样写爱恨情仇，黄碧云跟早些年以写情爱闻名的香港女作家钟晓阳，真的“硬是不一样”。

港台地区，当然也包括一些祖国大陆女作家，写情很容易带张爱玲风，幽暗的浓情，华丽而冰凉，再怎样的缠绵，总也是虚空荒凉、地老天荒。

黄碧云写的情爱，我以为最特别的是，她的情爱里不是荒芜，而是惊悚，连带出毁灭与死亡。

《无爱纪》里，死了的父亲留给女儿安身的一栋房屋里，住着“三姐妹脐带连脐带连做鬼都有身无头，一个头三个人分”的三个九十岁的老太婆。这样鬼魅的气氛下，

连父亲与无缘的情人间，在爱的最痴情之处，都留下这样的证物：

将手帕放在手心中慢慢打开，打开见是一颗断齿，不是有牙根的一只完整牙齿……楚楚将断齿放在手掌中间，心里毛毛地发凉，除了人头以外，这是她可以想象得到最可怖的信物了。

怪诞、鬼魅与惊悚，黄碧云写的情爱，的确探触到缠绵情爱中过去少有人触及到的——惊心与惊悚。

那夜里合枕同眠的枕边人，会不会是取下头来画眉的女子？而许仙爱的白蛇回复了怎样的蛇身？

3

本年度的小说，也许继续了这一阵子小说的低潮，但选在集子中的，俱是佳作，也有新人出头，看来，这小众的艺术，仍有一把薪传之火持续，也许直到永远？！

一定有人 would 认为，选出来的小说选，黑暗惊悚且荒谬焦虑，全然不见阳光之作。

没错，在编选的过程中，我也尽力要找一些温馨且光明的作品，但也许是我个人的文学品位吧！今年这类作品不见佳作，在纷乱的政治社会脱序演出中，真显无足轻重。